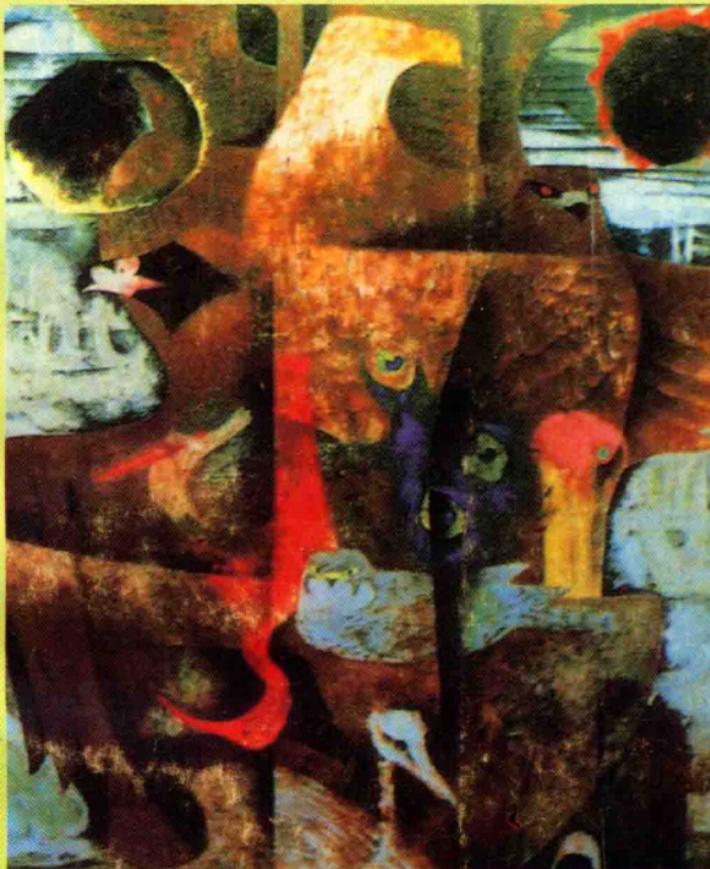


辽宁青年作家书系

徐光荣主编



陶王

徐 锋 散 文 选

●辽宁青年作家书系

●徐光荣 主编

陶 王

徐 锌 散 文 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6 · 10

辽新登字3号

辽宁青年作家书系

陶 王

著作 者:徐 锋

责任编辑:关 欣

特邀编辑:陈容容

责任校对:惠 凡

封面设计:冯 吉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辽宁美术印刷厂分厂

发 行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字 数:10 万×14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5

印 数:1—14000

版 次: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685—4/I·1474

总定价(14 册):98 元

出版前言

长期以来，本社就注重培养作者工作。不少全国知名的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由我们出版的。现在，我们更把扶植和培养本地作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程。80年代，本社出版了“辽宁文学十年丛书”，总结展示了新时期以来新老作家们的创作实绩和累累硕果。可以说，这套书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意义和价值。近些年来，在文艺出版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省级的专业文艺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宗旨，千方百计为本省作者出书，使一些新著得以面世，接受社会和读者的检验；一方面为社会奉献了精神财富，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作者自身的素养。从1990年以来，我们出版了省散文学会、省作家协会、沈阳市文联组织编辑的本地作家的作品，这项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受到读者的欢迎，特别是激发了广大青年作者的创作热情。

“辽宁青年作家书系”是这一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书系中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是他们那种面对现实，叙写人生，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而且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希望，这是很令人欣慰和鼓舞的。他们尚需提高，这是自不待言的。我们希望继续得到各方的支持，把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更具实效，使更多文学新人有机会脱颖而出，推动辽宁文学事业发展和繁荣，使辽宁文学创作跃上一个新台阶。

自序

相告或即全书不。朴工告孝真革董书算技术，未归歌斗

我不是职业作家，三年前出了一本中篇小说集，是我自己写的序。这次出散文集，也要自己动手。从事写作这十几年来，写小说多一些。写散文是这两年的事。好象小说好写一些，可以虚构，可以编造。散文可就不同了，没有些真情实感，真的不敢去写。我不喜欢那一类风花雪月，自我营造出来的情致和意境的散文。我本人在散文这一创作形式上并没有下多少功夫。这两年，我的散文在国内有名的报刊上发表，有的在国外发表。文友们开玩笑，说我的散文比小说好。我自己心里有数，眼下我写散文还是刚刚起步。如今已是不惑之年，是文字陪伴了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细细想想，文学给我最多的不是名利；文学给我的是修练和磨难。对于我来说，文学确实有一种宗教的功能。说得俗一点，闲暇时间读书写文章，至少可以避免少做一些坏事。说得再白一点，假如人人都能在自己的空暇时间里多一些寄托，我们这个社会会净化许多。我在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工作，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美。我每一天都能呼吸到海洋上的新鲜空气。眼下，有书读，有文章可写，身前身后有草有树木。退大潮的时候，还能捡到五亿年前寒武纪的三叶虫化石。自己的周围也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对我也很敬重，四十五岁的我能长者自居。所以，我从未想过抱怨什么……

10	日暮思金
12	口香人烟起
13	达阳公一箭双喜
15	才品出
17	子韵味儿身面
19	微吟长情歌风工
21	碧水玉舟行
22	求生对异
22	肇源始命企
23	掌中摸眼
101	史记的市井四全量从
111	开国际船的老人
出版前言	1
自序	2

陶王	1
清贫赋	8
永恒的怀念	12
何故多情偏不语	17
我的歃血同窗	20
砚乡行	23
秋天的晚宴	27
醉卧金石滩	30
那双蔚蓝色的眼睛	32
长着耶稣眼睛的画家	37
开国际船的老人	45

金州感旧	49
我的人海口	59
有这样一位朋友	65
扣泥卡	70
面鱼儿和饺子	74
工厂的骨头和狗	77
寻找红枪帮	84
寻找祖先	89
生命的海洋	92
刚到中年	97
从堡垒到城市的历史	101
哭三弟	110
亚洲第一长廊	114
酒酣拔剑叹望洋	118
藏青马	121
再一次投入	125
霓虹水晶城	129
足球里装着什么	132
故乡海滩	142
26年同学会	145
后记	152

陶 王

前不久读了一篇写大连地域文化的文章，说的是大连这一片文化土层贫瘠，孕育不出大学者、大科学家等一些大人物来。此类的话题，好象一度时间也被好多人认同。细细想来，大连这一方水土也孕育出这样一些人来。象金州地盘上的齐发韧，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的设计者之一，中国航天大学的校长，中国航天事业的中坚。还有九十八岁的金石家刘占鳌老先生，别看老人一生没有出卖过一幅作品，却是书画界倍受敬重的长者。还有一生致力历史方志研究的孙宝田老先生……说到政界军界，从前有关向应；现在有三位上将。不管怎么说，大连是一块出天才、奇才的沃土。

九十年代，从来与陶瓷没有缘源的大连出现了一位名叫邢良坤的陶艺家。说他天才也好，奇才也好，或许他的成才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好象是一夜之间蹦出来的。与那漫漫的八九千年陶瓷发展的历史相距甚远，与那些奋斗了几十年甚至一生的陶艺家们相比，或许不能让人接受。但是，

这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对陶瓷没有研究，陶瓷对于我来说，能够让我接受，让我喜欢就行。今年夏天，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我，让我谈谈邢良坤的陶艺究竟好在哪里？我说，他的作品让我震惊，好就好在它同以往我所见过的陶瓷不一样。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更没有进过高等美术学府的人，能烧出这样的陶来。那一把一把的土，一指一指地捏，一窑一窑地烧……当那橙色的炉火映红他的脸膛时，你会发现，他和他的陶艺品一样，有别于芸芸众生的人……

四十年前，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山东人家里，出生了一个体重只有二斤半的男孩。家里的人都以为这个孩子不会活下来的，这个孱弱的小生命却哇哇地大哭起来，他在向这个世界讨要生存的权力……如今再看看这条汉子，他那敦敦实实的身子骨里好象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我第一次与他相识时，他那双不安份的小眼睛里面闪烁着一股看不透的幽情。那一头不驯服的头发总象染了陶土，也好象给窑火烧得。他生来就好象不会小声说话，有些嘶哑的嗓音很有底气。邢良坤给我最深的印象要数那一双粗糙的大手了，这样的手怎么可能做出那般精细的活儿来呢……要弄懂他的陶，自然要先弄懂他这个人。没有多久，我就和邢良坤成了朋友。有了这样一个陶艺家朋友，我自然也开始关注起陶艺来了。前几天，我在西安的半坡遗址看数千年前我们祖先烧制的各种各样的陶器。我不禁感慨万分，一把土一把水一把火，多少代的人，延续了八九千年，那不就是在无休止地重复吗？其实，九十年代的今天也在重复……

我们华夏古国，是陶的故乡。谁都知道，中国的英文单

词就是陶瓷。但是，中国的陶瓷在明末清初时已经衰落了。不可能不衰落，你重复了几千年还可能走在世界的前面吗？想当年，十字军东征时，从俘虏的身上搜得一个青花碗。西方人震惊了，他们弄不懂这是什么宝物。至今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博物馆里，展放着一只中国宋代的青花碗。展碗的底座用去了一千五百克的白银。中国的制陶技术，是马可波罗带到欧洲去的。西方制陶的历史只有几百年。日本从伊万里算起，也只有三百多年。可是，有着八千年沉重历史的中国陶如今真的成了衰败的老人。

当我对陶感兴趣的时候，我读了一点关于陶的书。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中国一代一代搞陶的都是一些匠人。而西方包括日本搞陶的人都是画家艺术家；搞釉采的也是化学家。回过头再来读老邢的时候，我发现，他与陶的缘源很深也很久远。在正式烧陶之前，邢良坤已经从事了好多年的日本陶瓷的收集、收藏和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给他的触动很大。有一天，一个日本的收藏家走进了他的家。日本收藏家对邢良坤收藏的那些碗碗盘盘不屑一顾，买走了那一只造型粗糙的茶道碗。临走的时候，他对邢良坤说，你的这些东西都是陶瓷。只有这只碗才称得上陶艺品。它的价值很高，你却把它卖了个陶瓷价。大连地区是日本殖民者统治了四十一年的殖民地。好多达官贵人在这里生活过，有不少的名贵陶艺涌入了大连。我国对外开放以来，一些日本的收藏家来到大连，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日本陶。那时候，开饭店倒腾君子兰发了大财的邢良坤也全身心地投入搜集收藏日本陶艺品。那些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任何一个偏僻角落。那一些名贵的日本陶艺也不能从他的眼前溜

掉。一些很有价值，包括日本国宝级的珍品也成了他的收藏。我想，这一个过程是邢良坤最好的学习机会了。这时的邢良坤自然想起了要烧陶的事，就象读书的人，读着读着，就自然想起了自己要写书一样。

邢良坤烧陶没有拜师，他完全出自一种悟性。他即不拉坯，也不造模，不管多大的一团泥巴，拿在手里一个劲地捏。最初，他是仿烧日本陶。这陶越烧越是地道，有些活儿做得比日本陶还地道。从前那个在老邢这里占了便宜的日本收藏家又走进了老邢的家门。他一眼发现了老邢烧的那些陶器，他真的还没有见过这么精美的日本陶艺术品。看来看去，他也鉴别不出这是哪一个时期的日本陶。他张口问，能告诉我这是谁的作品吗？老邢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日本人又问，要多少钱才肯出手呢？老邢说，你是行家，你看着给吧。日本人掏出一大把钱……就是这个日本收藏家，先后十几次从邢良坤这里买走了“日本陶”，让邢良坤大大地出了一口气。后来，这个日本人还是知道了他买的“日本陶”出自邢良坤之手，也大为震惊。他弄不明白中国人怎么可能烧出“日本陶”。他再见到邢良坤时，也不趾高气扬了，变得谦谦和和。不久前，他还央求邢良坤，他出一万美金，买老邢的一只碗；老邢有一千三百只碗不重样，他要全部买下来。老邢不肯卖……

正当老邢为自己能烧出“日本陶”而沾沾自喜时，他的好友，又是老师的画家张家瑞却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日本陶”再好，也是人家的。应该走自己的路，烧自己的陶，形成自己的风格。张家瑞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邢良坤。他也真的是个汉子，

把自己多少年来辛辛苦苦搜集来的一千三百多件日本陶艺品全部献给了国家。一千三百件哪，其中有不少是日本国宝级的珍品。值多少钱不说，这些日本陶艺品填补了我国的空白。我不想说邢良坤有多么高的境界，有什么样的风格。我想说的是，这才是男子汉的性格；这才是艺家的人格。人家邢良坤也意识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创造。在这期间，大连日报的张家瑞老师一席话也给了邢良坤以根本的启示。也激活了他内心深处的创造力。他把一千三百件的藏品献给了国家之后，又乒乒乓乓砸了自己烧的那些日本陶。他要烧邢良坤的陶艺品了……

邢良坤没有念几年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也看不出他有什么艺术家的特征。他有着常人不具备的悟性，这使我想起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时，他家里很穷。到了夏天，家里没有蚊帐也买不起药水，晚上全家人只有挨咬的份。邢良坤就捉来了好多的蜻蜓放在家里，他让蜻蜓把屋里的蚊子吃光了，他和全家人也就不挨咬了。事情虽小，我想，也只有天才才能想出这样奇招。能产生奇异念头的大脑，加之一双灵巧的手，烧起陶来，必然别有风格，别有情调。

十多年前，我读过一个电影剧本，名叫《祭红》，说的是解放前后，景德镇的身怀绝技的父女二人烧制美人肩红釉瓶的故事。红釉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所见过的红釉，也不是铁红色，就是朱红色。据说红釉是最难烧的一种釉彩，有朋友送我的一件带红釉的陶艺，也是浅浅的，死气沉沉的。再看邢良坤烧出的红釉，他取名为“瀑布红”，那简直就是流淌的鲜血，用手去触摸，带有一种质感，一种活力。他用的釉料都是自己炼出来的，怎么炼的？也不好问他。只知

道他经常一个人到山上去采矿，采的什么矿，也没有人知道。有一次，我与他在海边散步，他顺手抓起了一把洁白晶莹的细砂对我说，这是烧麻脸釉最好的配料。一件小事足以说明他是一个有心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邢良坤，你说你的陶艺是世界上最好的，用什么能够证明呢？邢良坤说，我之所以敢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烧出我这样的红釉来。如果不信，咱们可以摆个擂台比一比。

邢良坤的绝活多的是，他烧出的立体开片也是一绝。稍懂一点陶的知识的人都知道，古今中外的开片都是往里开的，利用内胎和外胎的温差自然形成的。在中国烧陶史上，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哥哥和弟弟都是烧窑的。哥哥的窑总是比弟弟的窑烧得好；弟弟就生气。有一次，哥哥的窑烧好了，快要出窑了。弟弟悄悄地跑到哥哥的窑顶上，冲着窑里撒下一泡尿来。弟弟想用这泡尿毁了哥哥这一窑瓷器。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泡尿在高温的窑里面雾化了，降温了，瓷器的表面炸裂了无数细细的纹。从此，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了“炸纹”。炸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延了千百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邢良坤的立体开片结束了“炸纹”，他的每一条开片的纹都是向外凸的。无论是白地黑纹，还是黑地白纹，他想要什么样的纹就会出现，勤奋出天才。邢良坤也经常揣摸我们的古人，揣摸古人是怎样烧陶，他跟我说，古人一定是从熄灭了的火堆下面发现了烧结硬了的潮土，才开始想烧陶的事。那时，也一定有象邢良坤这样的聪明人，他也用泥做了一件器皿放在火堆上面烧，结果一定是烧炸了。他想起火堆下面的硬土，于是，就把做好的陶器放

在火堆的下面烧。这样的陶，叫火下陶。火下陶烧不炸也烧不裂，只是硬度不够。有了这样的陶器，人们有了盛东西的家什了。后来，一定是家什里的东西凉了，把它放在火堆上热一热。热过之后，在火上烧过的家什好象硬了许多，于是，火上陶也出现了……

邢良坤绝顶地聪明，还有过人的悟性，加上他那桀骜不驯的性格，他肯定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恐怕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干出点正经事。我呀，从来不同没有缺点和毛病的人交朋友。一个人如果没有缺点和毛病，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去年，女诗人舒婷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我宁愿要徐铮这样理直气壮的无赖，也不要那种目光闪烁不定的君子。”我把这话也送给我的朋友。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我要写一部电视剧的标题。在这里用一把，也算是对邢良坤的一个激励。

清 贫 赋

记不得王克清老人是何时做我的先生。读小学时上体育课，因为没有操场，体育老师便领着我们在古城的老街上跑步。每一次我们跑过一座古朴的小庭院时，体魄健壮的体育老师总喊着口令让我们在这座青砖黑瓦的门楼前停下来。大门两旁写着一副楹联：“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我们这位体育老师是个书法迷，他看也让我们看，还给我们讲点书法的玄妙，与人的体魄、气质和力量的联系。我们同学都记得这座古朴的庭院，青砖黑瓦的门楼，那时更换的楹联。

我第一次走进这挂着楹联的门楼时，同学们已经奔赴广阔天地插队落户了。我因右腿残疾留城，被安排在街道五小工业与那些老头老太婆没有职业的人在一起干活。因为寂寞，也是为了追求理想，我们那一代人在闲暇之时都学点乐器，为进“样板戏”剧团。学画学写字为谋得阶级教育馆和

单位搞大批判专栏的职业。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庭院的主人竟是我们读书时光顾最多的“清源常”小文具店的那个矮个小老头儿。慈眉善目的小老头常把大张的图画纸裁开，一毛钱卖我们九小张。

王克清先生和他的老伴两人居住在这座庭院里，我的光顾使得两位老人很高兴，免去了拜师仪式，我便称呼他们为大爷和大奶。小庭院拾掇得洁净又别致，墙上爬满了带刺的蔷薇，甬路旁栽着桥兰，墙边上长满了香椿树和簇草竹。院心还种着小葱、辣椒、西红柿、芸豆、眉豆等蔬菜。屋里摆满了笔墨纸砚。炕上和地下全是写有墨迹的旧报纸。这些旧报纸都是大爷从土杂商店买来练字用的，他写得一丝不苟，报纸的每一块空间都满满登登。王克清先生的书法师法晚清书法名家王文治，字迹俊秀、飘逸、饱满，用笔讲究柔中有刚。据我外祖父讲，早在解放前，在文人墨客荟萃的古城金州，王克清先生的字也是上乘之作。我没想到老人生活得这么清苦。记得在先生家吃的第一顿饭，是从院里菜地摘下的豆角，玉米面粥和掺了谷糖的玉米面饼子。

庭院里，“一畦春雨飘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饭桌上，“白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清花茶”。老人练字案头的月份牌上写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总以为要想写出好字，用的必定是上好的毛笔。可王先生用的都是一角三分钱一支的“小大由之”绿杆毛笔。字如其人，王先生的字如同他的人格一样。我与老人结成了忘年交。平时，他除去指点我练字，讲习古诗文，更多的时间是到山上拾草剜野菜，下海去赶海。老人的生活是够清苦的，忘不了饭桌上的糠菜饼子。我常常把节余下来的工种粮票送给老人。他从不肯收

下。我说：“大爷，你是我的尊师，可你见我什么时候给你送过礼？这是一点心意，至少我们家还没吃糖饼子。”他长吁了口气：“老饭粒喽……人老啦！饭却不少吃。”

1977年10月，在大连市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书法大展上，许多书法爱好者都聚在王先生的作品面前，赞叹不已。谁能想到，这“出色”的作品是出自一位身着青帛棉袍、其貌不扬的小老头之手。我多想将先生推到众人面前，高喊一声：“他就是王克清先生！”先生默默地伫立在角落里，很多人都把他当成维持展览大厅秩序的老人。与老人相交这许多年，他教给我的不仅仅是书法，而是实实在在的做人。他不苟言谈，与他在一起，我总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后来，我调到了一家大企业的工会做文教工作。有一次布置礼堂，我特地买了许多支名贵的毛笔，精心挑选几支送给先生。他啧啧感叹着，眯起眼睛笑了：“为什么要送我毛笔呢？”我说：“省得你用那一毛三分钱的‘小大由之’。”先生说：“买笔的钱，我还是有的。不过，好笔未必能写出好字。”

忘不了，在我媳妇为我生下一个大胖小子的喜庆日子。王先生到我家来了。他手里拎着一袋黄澄澄的小米。平时都不肯迈进我家门坎的先生这次径直走到我媳妇的床前。他俯下身，瞅着我那酣睡的胖儿子。我看，老人那昏花的眼睛里流露出慈祥、爱抚和无限希望的神情。先生也这样看过我，但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看得这么动情，这样深情。

1979年4月的一天，是我终生遗憾的日子。当我走进这座熟悉的庭院时，小院依旧。只有大奶一个人蹒跚地走上前来迎接我。“大爷呢？”“他……老啦！”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我深深地痛恨自己，有了小